



武昌首義傳

通俗文學叢書

武昌首義傳

王 質 玉



北岳文艺出版社

武昌首义传

王质玉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08 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6,600 册

书号: 10397·5

定价: ~~1.40~~ 元

0.70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回	黄鹤楼初创文学社 英租界复演风雷图	(4)
第 二 回	宪兵正目密结革命党 湖广总督宪幸廖美人	(19)
第 三 回	彭楚藩遇合詹大悲 张统制怨毒大江报	(37)
第 四 回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清传十世孺子可摇	(48)
第 五 回	居正江城访志士 胡瑛狱中缔姻缘	(61)
第 六 回	谭人凤督率长江革命 杨玉如夜访薄命女郎	(76)
第 七 回	黄土坡上酒帘高挂 绿玉杯前义士运筹	(90)
第 八 回	酒客扞虱论国事 党人降龙盗金佛	(102)
第 九 回	广州事败共进会往访大江报 武昌紧急刘复基赁屋小朝街	(114)
第 十 回	刘公藏娇雄楚楼 居正再盗金菩萨	(124)
第十一回	蒋翊武孙武争雄 刘静庵保罗浩气长存	(139)

第十二回	邹永成麻醉婢母 谭人凤归去来令	(149)
第十三回	焦达峰盗金菩萨 黄季刚搏酒撰时评	(161)
第十四回	瑞澂瑞方朋比为奸 大悲海鸣锣入狱	(169)
第十五回	端方带兵入川 刘公翰金革命	(176)
第十六回	武昌城风声鹤唳 雄楚楼玉殒香消	(188)
第十七回	汉口宝善里制炸弹失事 武昌小朝街总机关查封	(201)
第十八回	彭刘杨三烈士血洒总督署 熊秉坤第一枪发难工程营	(211)
第十九回	楚望台下大军云集 中和门上巨炮惊天	(231)
第二十回	革命军火攻总督署 黎元洪隐黄土地	(240)
第二十一回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詹大悲出狱际会风云	(252)
第二十二回	柯大臣密谋双保险 蒋翊武重返武昌城	(267)
第二十三回	丫环传话降都督 小蒋巡夜捉奸细	(283)
第二十四回	袁世凯东山再起 黎元洪登坛誓师	(298)

引 子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三年半。
今年猪吃羊，种田不纳粮。

此民谣，不知何人所作。在清朝末年不胫而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特别在“皇城脚下”的北京城内，更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京里人又喜欢寻根究底：猪吃羊是怎么会事呢？好在中国自古传有“十二属相”，老年人掐指一算：“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猪字就是亥年。宣统皇帝戊申登基，至辛亥恰是三年，不就到了么！”至于“羊”字，有人说是犬羊之性、腥膻之气，暗指清朝的残暴统治。也有人掐算说：“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未即六月，天机不可泄漏也。”反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都预感到“大清”皇朝气数已尽了。

原来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已达二百六十余年。历经康熙、乾隆盛世便日趋衰微。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打开闭关自守、封建锁国的大门。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北京，世界列强恨不得把中华神州瓜分殆尽。清朝政府则每战必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擅权专政、穷奢极

侈，对外奉行卖国方针；对内则绞杀改革，镇压革命，惹得各地民变蜂起，革命党纷纷举事，大清皇朝已临摇摇欲坠，大厦将倾之时。

一九〇八年农历十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时病危。慈禧临终宣旨，立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为摄政王。隔日，“两宫”便相继“崩驾”。

此时，小皇帝溥仪不满三岁。十一月初九日，假紫禁城太和殿行登基大典。宫内太监把溥仪抬到宝座上，摄政王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双手扶住哭喊的小皇帝，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溥仪遂成清朝第十代皇帝，年号宣统。

宣统之父载沣二十五岁，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光绪皇帝遗孀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她将光绪遗谕“必杀袁世凯”转交载沣处理。只因戊戌变法时，由于军机大臣袁世凯告密，致使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终生。载沣欲杀袁世凯为兄报仇，同时把军权夺下。载沣先和领銜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商量，奕劻受过袁氏重金贿赂，假意道：“杀袁世凯不难，但如北洋军造反如何处理？”更有军机大臣张之洞极力劝阻，摄政王载沣犹豫再三，不得已在农历十二月十一日挂出“宫门抄”：“上谕：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病。”

宣统皇帝年幼，当时只是玩耍嬉戏而已。无论袁世凯开缺，或是张之洞去世，或是什么筹备君主立宪，什么饥民造反、革命党起义，或是什么民谣“猪吃羊，羊吃猪”，他一概茫然无知。如此蒙蒙然在官中过了两年多。至辛亥年，即宣统三年，宣统皇帝溥仪满五岁，加上天赠一岁，地赠一岁，文武百官赠一岁，满打满算，也不过才八岁。这一年元旦朝

仪，特为隆重。太监给宣统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好朝珠，脚穿粉底朝靴。五鼓，文武百官身着朝服排列于午门外，宣统在摄政王及内监护送下，率诸王公及满族一品大臣亲祭堂子（即拜天地群神）。黎明回宫，先至奉先殿祭祖；继至隆裕皇太后寝宫，行礼问安。

然后，乘辇出御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大礼。辰刻，回乾清宫，高坐宝座之上。庭前鞭声响过，接着鼓乐齐鸣，演奏“丹陛大乐”，诸王及皇室近支依次到丹墀两侧向宣统行三跪九叩礼。……乐五奏，宣统御西暖阁，内外诸臣齐集午门内，望毓庆宫行两跪六叩礼。礼毕散班。好一派四海升平景象。这正是：

皇室但愿传家久，万世一系无尽头。

惊雷无声青天外，且看武昌黄鹤楼。

第一回 黄鹤楼初创文学社 英租界复演风雷图

《黄鹤楼》诗曰：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自从唐朝大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作问世以后，楼以诗传，这黄鹤楼遂成登临胜地，名闻天下了。

相传黄鹤楼是三国时，吴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始建于湖北省武昌蛇山黄鹤矶头，隔长江与龟山遥相对峙。初建时楼高九十九尺，三层八方形，它依山傍水，拔地刺天，雕梁画栋，形制奇绝，被誉之为“天下绝景”，使无数骚人墨客咏叹不已。所惜者，因武汉三镇地处中原，扼“九省通衢”水陆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于战火连绵不绝，天灾人祸迭见，致使武汉三镇沉浮无常，黄鹤楼也随之时毁时修，屡兴屡废。

最后一次是清同治年间修复的。到光绪十年八月（一八八四年），武昌汉阳门失火，殃及黄鹤楼，又成废墟。时临

晚清，慈禧太后擅权专政，内忧外患，国事日非，再也无力重建。直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近二十年，调赴北京任军机大臣后，其门生故旧，在原黄鹤楼旧址附近，另外兴建一座风度楼，以志去思，并掩废墟之叹。后因议改名称，均欠贴切。继任总督陈夔龙特电张之洞请示；接复电云，黄鹤山新建之楼，首题风度，今宜改名奥略。盖取晋刘宏传，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之意。但这奥略楼的气势格调却大为逊色，黄鹤楼名存实亡，转而成为泛指附近的地理名词了。

当年只因黄鹤楼举世闻名，后又竞相锦上添花。历代好事之人，在其周围修建起许多亭台楼阁，形成众星拱月、独具一格的建筑群。如：圣像宝塔（又称孔明灯）、涌月台、太白堂、吕祖阁、吕仙亭、鹅字碑（传为王羲之书）、禹碑亭（蝌蚪文），还有琳琅满目的历代名人诗碑之类，以及“大汉陈友谅之墓”等等，吸引着远近游人、羁客，成为长江中游的一颗明珠。曾几何时，就开设起许多大小茶馆，还有那算命的、看相的、测字卜课的也应运而生。再有走江湖卖艺的、弄武术的、卖膏药的、耍把戏的，也在这里献艺谋生。更有那挑担卖小吃食的，从最便宜的油炸臭豆腐干子、削皮水煮荸荠，到驰名全国的“沔阳三蒸”——蒸鱼、蒸肉、蒸丸子，应有尽有。灾荒年月，农民流离失所，也有在此卖儿鬻女的，另有那摆满路边的各类荒货摊子等等。黄鹤楼一带人群熙熙攘攘，游客摩肩接踵，整日象赶庙会一般。

却说时至清朝末年，岁次辛亥（公元一九一一年）大年初一清晨，蛇山脚下武当宫内，黄鹤楼后吕祖庙里，香火弥漫，烟雾缭绕。拜神的、送香的、求子的、许愿的，挤满殿堂，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近旁的几家茶馆，“噼噼叭叭”放

过一阵鞭炮后，照常开市大吉。设有门面的算命先生，“小孔明”、李铁嘴、王半仙等都卸下门板，迎接一年一度的黄金月份。沿山脚下，各类做小生意的也正挑担上市。那卖香的、卖黄裱的、卖蜡烛的、卖各类鞭炮的，也都摆开五颜六色的摊子，招徕顾客。

这时，在山脚下人流中，正有三三两两新编陆军士兵走上山来。他们都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沿军帽，腰束皮带，一路谈笑，一路欣赏琼楼玉宇的雪后山景，越过左侧山麓下的“大汉陈友谅之墓”，沿石阶拾级而上，绕过涌月台，便登上奥略楼。

此刻在奥略楼上先有三人等候。其中一人身着长棉袍，头戴礼帽，颈系长围巾，全身便装打扮。他躯体魁梧，肤色黝黑，年方二十四岁，此人便是蜚声武汉报界的《大江报》主笔，湖北蕲州才子詹大悲。詹名瀚，字质存，大悲乃其笔名。此人原在黄州府中学读书，才气纵横，下笔千言。在校因忤学监被开除学籍，至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来省会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成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以及温楚珩、黄侃等自日本归来，詹大悲函约拜访晤谈，更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到余诚处聚会，结识许多有志革命之士。余诚等人介绍东京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以及同盟会组织情况。许多人询问如何入盟？余诚说，此次回国任务在于宣传、启发民众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

于是，詹大悲便筹办《商务报》宣传革命，《商务报》被封后又筹资办《大江报》，担任主笔。报馆兼做革命机

关。

另两位身着军装的均是湖南人，同是长挂脸，一样眉清目秀，很象亲兄弟。只是高个子举止潇洒，气宇轩昂，年二十六岁，名叫蒋翊武。矮个人五短身材，显得十分机警聪慧，年二十七岁，名叫刘复基。此二人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只因在湖南、上海等地参与革命失败而无法立足，便旅居湖北。两年前在汉口《商务报》结识大悲，共同陈析国事，筹划革命方略，决心为推翻满清专制王朝而做一番事业。蒋翊武、刘复基两人投身新军当兵，参与革命团体。只因原来组织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均被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派员使出破坏，受尽挫折；年前又联络潜伏的老同志，拟改组创立文学社。一切准备就绪，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约于辛亥年大年初一，在黄鹤楼举行新年团拜。实是首次聚义，成立文学社。

各营代表相继准时来到奥略楼三楼。其中有：二十九标代表张哲夫、张鹏程、杨选青，三十标代表王宪章，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四十一标代表章裕昆、廖湘云，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炮队八队代表李慕尧，以及其他标营代表蔡大辅、邹毓林、孙长福等近二十人。均二十多岁年纪，个个喜气洋洋，血气方刚。詹大悲是唯一穿便服的非军人，他环视众人，向二十九标代表杨选青问道：“蔡君济民没有来？”杨选青道：“我们约了他，他说有事，没有来。”詹大悲和蒋翊武、刘复基交换个眼色，便不再言语，然后众人围成一圈，举行团拜，互道年禧。大家依栏杆坐定后，蒋翊武便把《大江报》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众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请

诸位同志先看看简章。”

看官：自古以来登临黄鹤楼者不可胜数，或发思古幽情或慕远方名胜，或舒胸中积郁，或拟极目千里，或为排遣聊赖，或因随兴所至，包括俗话所说“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寄兴感怀，不一而足，但绝无象此二十余名新军士兵，以命世为己任的弄潮儿。他们以文兴武、文武兼用，登黄鹤楼而初创聚义，准备做一番扭转乾坤的事业。这是些大弄潮儿，要弄翻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大清孤舟，弄翻垂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皇船，开中华民族之新史，变东亚半球之风云。伟哉！壮哉！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众人接过简章，只见上面写道：

一、名称

本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曰文学社。

二、组织

本社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文书部长一人，评议部长一人，均由社员推举之。

（甲）文书部：……

（乙）评议部：……

三、职责 社长管理本社一切事项，督同社员发展本社社务。副社长协助社长发展社务，如社长有故他往时，副社长得代行社长职权。文书部长管理本社一切文件、册籍、保管事项，会计、庶务等属之。评议部长专司指导本社社员研究学识之责。纠察员专司联络本社社员感情及纠正社员错误。标代表管理全标一切进行事宜。营、队代表亦加之。

四、经济 本社社员缴入社基金一元，每月按月薪缴纳月帽十分之一。各队由代表收集，于放饷二日内送交营代表；营代表于放饷三日内收集送交标代表；标代表五日内集全标捐款送本社会计点收，存放银行。开会时，会计须将存摺交会审查。

五、入社 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经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人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

六、附则 本简章如有未尽之处，得临时更改之。

但在此时此刻，长江风平浪静，一切安然如常。看那《简章》，开宗明义研究文学，通篇无革命字句，扼要明瞭，不露破绽，大家会心地相视一笑，情绪顿时活跃起来。

蒋翊武示意詹大悲做番说明，詹大悲微笑说道：“在座的都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去秋，振武学社被黎元洪派坐探侦破，社长杨王鹏被开除，李六如遭毒打出营，社务委托翊武主持，因一时难以活动，无形中便停顿了。”说着瞟了翊武一眼。蒋翊武插言道：“嗯，我们人员被开除，实力总算保存下来了。”詹大悲接着说：“学社虽受挫折，但我们革命的目标从未放弃。我们是坚定的‘端营主义’者，只要我们不懈的争取同志，扩大组织，总有一天可把新军营盘变成我们革命的可靠动力。各营同志早就力促恢复组织。经过预先联络，今天邀集大家元旦聚首，重整旗鼓，恢复活动。关于名称问题，原来的振武学社易涉嫌政治色彩，出事后不宜再用。我和翊武、复基等几位同志商量，不如以研究文学为

名，避人耳目，故取名文学社。前次集会，推我起草简章，请诸位看后给予指正。今后，《大江报》便是文学社的言论机关，欢迎文学社的同志多多投稿。”这时，章裕昆道：

“《大江报》刊载官长克扣军饷之事，甚得士兵称道。可惜不能按期看到，以后是否可每期给各标营赠送一份，以飧读者。”二十九标杨选青接口道：“《大江报》连续登载的洋车夫吴一狗案，震动营盘，但零售报纸却买不到，众人议论纷纷，急盼看到《大江报》而不可得。”詹大悲道：“此事容易办到，以后向各标营长期赠送一份就是。此地不是谈话处，先对《简章》提付表决吧。”于是，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以下，共推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副社长一职暂缺。詹大悲道：“此地不便久留，请诸同志去茶馆喝茶，继续慢慢叙谈。”

众人从奥略楼鱼贯而下，茶馆老板早在门口笑面相迎。选一块僻静处围桌坐定，茶馆伙计沏好上等龙井，端来各类细点，众人边饮边谈。

蒋翊武向詹大悲道：“近日来汉口大小报纸都把车夫吴一狗案当做头条新闻，惹得武昌军队调遣，谣传蜂起。不知发展如何？”另有人催促道：“汉口闹出什么吴一狗案，惹得街谈巷议，人心惶惶，零售报纸一抢而空。营盘中不辨真假，究竟出何乱子，快请大悲详细介绍。”

詹大悲本是出口成章的人，哈哈一笑道：“今天是辛亥大年初一，汉口英租界吴一狗案发生在八天前，腊月二十一夜晚快过小时，可谓小小的预兆耳。”杨选青已急不可耐，插嘴道：“快把事件说来听听，那人力车夫吴一狗究竟是自己病死，还是被印度巡捕打死的，现在众说纷纭。”詹

大悲回答道：“其说不一，完全是官场对洋人为虎作伥所造成的。此案件只有《大江报》秉笔直书，敢言人所不敢言。

《大江报》现不胫而走，洛阳纸贵，零售卖报小贩出报馆门口，便被抢购一空，怪不得武昌买不到《大江报》呢！”詹大悲叙说至此，又呷一口茶。刘复基郑重说道：“大悲，现在谣言甚嚣尘上，军营中更难辨是非，烦请你从头至尾讲个详细，与大局有何关系，大家也不妨仔细思量一番。”

詹大悲把香茶盖碗往桌上一顿，说道：“诸君欲知其详，现在我就言归正传。”

话说年前腊月二十一日夜晚，朔风凛冽，路断人稀。只有在汉口英租界处，一个人力车夫拖着空车从大舞台向怡园方向前行。盼望多拉一趟车，多挣几个铜板。这车夫正走着，迎面见一个醉酒的印度巡捕趑趄走来，便上去兜生意，问印度巡捕要不要坐车。那印度巡捕把警棍向洋车一敲，车夫以为巡捕要坐车，急忙将洋车放下，不小心车轮误压了印度巡捕的皮靴。巡捕大怒，挥手便给车夫一警棍，车夫啊呀一声踉跄倒地，待要挣扎站起，那印度巡捕又狠狠地猛踢数脚，然后扬长而去。

洋车夫倒在马路上，昏迷不醒。英租界巡捕房侦探从旁走过发现后，急召华人巡捕和另一印度巡捕，将车夫抬往巡捕房附设病院诊治。这时，另有数名人力车夫路过，一面帮忙，一面随同到医院门口围观，这也是关心同行性命。不料，车夫进病院后，猝然断气死去。洋医生大惊，怀疑是传染病白斯笃病状，急命将车夫尸体抬出英租界外后城马路，吩咐华人警察召人认领。因汉口人力车夫大部集中居住后城外棚户区。当夜棚户区一带车夫奔走相告，敲锣呼喊：“哪

家有出车的没有回啊！后城倒着个拖车的……”那出车未回的家中亲人，哪个不心急火燎？整个棚户区便哄动起来。

有一个应城人车夫认尸体是同乡吴一狗，奔跑到吴家报信。吴一狗的母亲和弟弟赶到现场，抚尸恸哭。老母以头撞地，哭得死去活来。许多人力车夫、土木工人也来围观，人们哀叹中国人生命不值钱。议论说：“人命关天，这死得不明不白，怎么办呢？”忽有人挺身而出道：“从哪里抬出来的，抬回那里去，先把死因弄个明白。”群情激愤，众人赞成，当夜又将尸首抬回英租界巡捕房的附设病院。人群围在门前骂声不绝，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印度和华人巡捕出来干涉、禁止，反被民众打伤。捕房只好打电话给汉口警察厅，要求巡防营派兵前往弹压，并派法医前来验尸。

那汉口警察厅法医只是奉命息事宁人，到病院验尸后说，吴一狗身无伤痕，属于病死。特赏薄棺一口装殓，命差勇抬出租界。围观的劳苦人无不愤慨，大骂官方袒护洋人，并议论说：我们在租界谋生，今后性命哪还有保证？又倡议租界车夫于次日罢业，商定后愤愤然散去。

次日清晨，后城棚区鸣锣呼喊：今天一律不出车，罢工停业啰！这天，英租界内果然无一辆人力车。推土填筑后湖的土木工人也罢工声援。

英租界地临江边，马路宽广，空气清爽。周围中国人街巷狭窄，环境污浊，故每逢星期天，各界华人均去租界闲游。这天正是星期日，又刚发生印度巡捕打死人力车夫弃尸案件，好事者都跑去英租界看热闹，人群蜂拥而至，把英国巡捕房围个水泄不通，人人义愤难平。开始是起哄呐喊，要印度巡捕滚出来，继而破口痛骂。江边堆集许多建筑石子，